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胡雪巖外傳 第七回 睡鴨爐求沽得善價 走馬樓分派住諸姨

卻說瑞兒從紅芸院轉身出來，突被一人向腦背後拍的打了一下。回頭一看，卻是戴姨太太身邊的大丫頭奴兒。因嗤嗤的涎著臉笑道：「好嘍，嘴唇兒點的血紅，敢是叫我給老爺帶去下酒吃嗎？」奴兒把帕子向嘴上一掩，啐了一口道：「你還這樣臊呢！太太瞧見你在窗子外面張他，著我帶你進去打嘴巴子呢！」瑞兒著了忙，連道：「嘍，好姐姐，這怎麼處呢？快回去說我早出去了。」奴兒見他真個慌了，因笑道：「原來你也只有這一點兒膽量，下回敢不要頑皮了！」瑞兒對笑對揖的道好不已。奴兒因低聲道：「你這會子不時不節跑來乾甚麼事？回來看見，可不要疑心到呢？」瑞兒道：「你麼，自己在那裡鬼，他們曉得什麼？況且我此刻正正經經的來看我姐姐來的。」

奴兒道：「你姐姐剛在這裡，聽說他太太著他到甥王爺那裡去了。有什麼事，回來我替你講就是了。」瑞兒因把吳美兒囑代致聲的話說了，奴兒應允，瑞兒便自出來。

剛到宅門口，只聽外面一疊聲喊瑞兒，忙跑出去接應。卻是賬房裡謝師爺叫。瑞兒即忙到賬房，只見蕭山老謝美明在賬桌上架起眼鏡，一手打著算盤，一手向指縫裡夾著枝筆，桌上鋪著一張紅單，把個頭旋來旋去的看著打著。瑞兒見有事著，不敢進去。等謝美明打好了賬，自己回過頭來，看見道：「吾來哉啊，嘔得吾格許多辰光，吾來浪作好個事體？」瑞兒道：

「將將老爺著我到上房去了來。」謝美明把他看了一眼，因把那篇賬又看一看，遞與瑞兒道：「吾馱格篇賬去，問總管勒馱四百兩銀子，吾搭胡升兩個人去辦去。」瑞兒接來看，開著的是一篇綢緞賬，是做園子裡各處門幃披墊用的，便接了自去。

謝美明見此刻沒事，因適才蔡蓉莊的哥子蔡顏庵來請他去看一件骨董，一則是老先生吩咐下來的，不敢怠慢，二則那該骨董的人又是他蕭山同鄉。便叫自己小廝長生出去喊轎，自己慢慢地隨後出來。見轎已備好，便坐上轎。輿夫抬起轎子，長生跟著。走出大門，謝美明便吩咐到華光巷趙懷寶家裡。轎夫答應，徑到地頭。長生認得趙家，便先飛帖子進去。謝美明隨即落轎，大模大樣的徑入內廳。

恰好趙懷寶正和一個客人同靠在正中炕上吸鴉片煙，見美明到了，便一齊跳下地來。一看那客人，也是認識的同鄉，叫做來柔卿的，一手好書畫，也是善考博古金石的朋友。相見之下，各道契闊。趙懷寶便讓謝美明吸煙。美明本來是有煙霞癖，就也不遜讓，竟倒頭睡下。見有一筒打好著，便拿來吸著。卻嫌氣味不佳，便喚長生把自己的煙箱拿來打開。長生便坐在踏腳上替他打煙。謝美明因問趙懷寶道：「顏庵話吾有只鴨爐來，有弗有架事？」懷寶搖搖首道：「勿成功個。我買來呵三百銀子，其說話即肯三百，阿怕其是個呆人，胡大先生裡勿掙兩連，到哈塊起掙呢？阿柔卿哥，吾話才弗才？」柔卿不禁笑將起來。

英明聽他這樣說，因把煙槍丟下，救地坐起，笑道：「懷寶哥，吾話未實概話，到底吾未哪概套一件東西，也馱打出來撥我看看。才話道好個。我末也馱來話聲價錢看。」柔卿道：「概也弗錯起個。」

懷寶因便笑點頭，叫小廝長齡進去捧了出來。自己親手接了，鄭重其事的擺在中間圓桌。叫美明來看。柔卿便也跟著來看。見那鴨爐只不過斤巴重的古銅造的，也看不出什麼好處。

卻是笑明有眼色，把來仔細一看，確是宣外銅質地的，那鴨子兩隻眼睛是兩粒透靈的寶石，奕奕有光。因只是點首。懷寶卻嘻嘻著嘴接連的問道：「那話？」笑明道：「還好。吾要其多少銀子？」懷寶伸一手道：「我也良心蠻平個，五百。」笑明道：

「五百末也弗值格，我看格兩連吾也落得大方些。竟格照本錢送得伊，伊也曉得好個，別地方照應些吾就來咯哉。」懷寶卻還刺刺泥泥的不肯，經柔卿做了個屏風，才脫口應允了，還帶便買個情與美明。英明便向身邊掏出一個皮匣，取出一疊票子，檢了張恰恰如數的遞與懷寶。懷寶接來看時，清和坊阜康金號的，因便收下。叫長齡把那爐子用紫檀嵌銀絲的木匣子裝了起來，擺在美明身邊，便丟開，別談閒話。

美明讓柔卿過來吸煙，柔卿因問道：「格片阜康，到底有格多少進出？」笑明道：「概倒我也勿明白。攏總胡府裡是有三十二片典當，十八片金號，都從阜康裡通個，吾想交關弗交關？」懷寶道：「其經手哈自？」笑明道：「經手是外頭請個。」

其總管是其外甥范毓峰來咯管個。」柔卿道：「范毓峰才勿才就實范老五個倪子？」笑明點首。懷寶道：「我倒也要問聲吾看打口留，其勒話胡雪岩個娘還來咯口留麼？」笑明正在吸煙進門，但只點首。懷寶道：「阿還有個甥王爺是其好個人？」笑明把煙吸完，慢慢地道：「甥王爺就是老人太太個內姪，胡雪岩個表兄弟，姓葉，住咯啞頭柳翠井巷裡。人家為伊闊氣落，嘔伊王爺，單實撥伊養養鳥人有四個，喚得什個鳥匠。其個鳥籠也實天下少有，象牙做個籠絲，白玉做個籠鉤。所以人家話，做其個鳥，也實前世修來個。」說的兩人都笑起來。笑明又道：

「要話伊屋裡個家譜，一日一夜也話不完。」因站起來道：「起哉，歇日再作那活。」懷寶主還要問時，笑明已自走了。

懷寶送至大門，使自轉來，立刻叫長齡去阜康裡，把票銀取來，隨即拿二百兩專人送與蔡顏庵去。卻把一百兩和柔卿對分了。原來那只鴨爐是蔡顏庵從無錫

惠泉山茶會上收來的，只花了五十兩銀子，因自己是府裡看骨董的副手，不好自己出面。卻教趙懷寶做了賣主，讓謝美明看去，那便失了眼，也不干他事。因此一番做的有味兒，落後蔡顏庵便老用這把刀子，做些假骨董字畫，用人進去求買，自己從旁吹噓，總總得了善價而去。不多幾次，便被他騙去了幾千吊錢。這胡大先生府上該的骨董，誰還敢批一個不字，明明是假的，大先生當他真的誇耀，人家也不敢說了。所以胡府上的珍珠貴寶，先前那真的好的果然不少。後來你也哄他，我也騙他。大家都就心照不宣，你不說破我的，我也不說破你的。

所以胡府上出去的人，都會發了財。不然，錢有的是胡家的，他們進出見，那裡便會和芝麻似的，身上腳底黏了出來呢？這是閒話。

且說那日諸名士題園之後，雪岩甚是得意。因那鏡檻造的有趣。想起隋朝的迷樓來，心裡實在羨慕的很。一日，想到住宅裡的樓屋原來是走馬樓，處處都通的，地方曲折又多，也不亞子迷樓風景。便叫各位姨太太一律搬上樓去住了。卻把兒女的房戶都搬過來，住了平地院子。主意定了，便開下單子來給各房看，是寫得列列清楚：

紅芸院給大小姐和二小姐住

凝香院給三小姐和四小姐住

澄碧軒給五小姐住

安吉院給二房住

春暉院給二房兩位小姐住

古香院給二房大少爺和二少爺住

後面藏翠軒給二房三位小少爺住

對薇軒給三房和一位小姐住

左邊帶青山館給三房兩位少爺住

碧梧院給四房住

綺紅軒給小姐住

靜綠軒給本房大少爺住

紅藥山房給本房二少爺和三少爺住

這個條子一下，各房丫頭便都擎著條子，各自分頭去照此施行不提。

且說那各樓原有匾額題名，極容易記認的。雪岩恐那地處有寬窄，路途有遠近，各房勢必爭霸寬處，因也派下一單道：

紅芸院之軟塵樓給戴姨太太住

憑香院之夢香樓給太太住

澄碧軒之麝月樓給宋娘子住

安吉院之百獅樓仍太太住春暉院之花影樓給朱姨太太住古香院之

攀桂樓給倪姨太太住

藏翠軒之玉笙樓給蘭姨太太住

對薇軒之醉春樓給顧姨太太住

帶青山館之撲翠樓給周姨太太住

碧梧院之秋聲樓給福建姨太太住

綺紅軒之聽鶯樓給蘇州姨太太住

靜綠軒之琴夢樓給小揚州住

紅藥山房之寶香樓給大揚州住

因這一番分派，有分教：